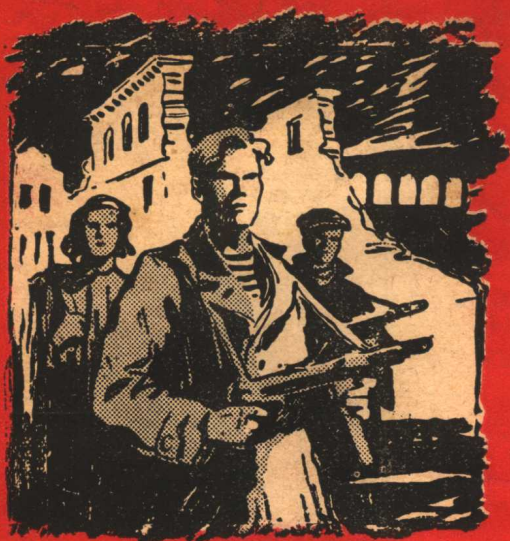




柯茲洛夫著

戰鬥在俄羅斯的光榮城

時代出版社

戰鬥在俄羅斯的光榮城

柯茲洛夫 著

王運成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Иван Козлов

В Городе Русской Славы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2 г.

內 容 提 要

這篇中篇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的英勇鬥爭。當俄羅斯的名城塞瓦斯托波里被納粹侵略者佔領時，當地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及一般的水兵和羣衆都團結在地下組織的周圍，對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加速了勝利的來臨。地下組織的領導者是一個年青的黨員，具有勇敢、樂觀、機智和自我犧牲的高貴品質，甚至在被捕後還設法掩護同志逃亡，終於壯烈犧牲了。本書是根據一九五二年的原著修正本譯出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1954年4月北京初版 195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32,066冊 · 32開 · 82千字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 北京新華裝訂社裝訂



領導塞瓦斯托坡里地下組織的
瓦·列維雅金



瓦·列維雅金的戰友和愛人
麗·聶菲道娃



塞瓦斯托坡里共產黨地下組織英雄紀念碑

目次

作者的話.....	一
第一章至第二十三章.....	三
作者傳略.....	一三

作者的話

這本書是根據以下的材料寫成的：塞瓦斯托坡里解放後發現的資料，塞瓦斯托坡里地下組織給黑海艦隊和黨省委會的情報，生還的地下工作人員的口述，塞瓦斯托坡里城內法西斯德寇罪行調查委員會的材料，德寇秘密警察幫兇的案件審訊材料，發現烈士遺體的人們的口述，以及列維雅金·瓦西里·德米特里葉維奇的母親瑪麗雅·彼特羅芙娜的談話。

在這本書裏，既沒有虛構的事件，也沒有虛構的主人公。

當時，英雄城曾向敵人表明：它是不可征服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俄羅斯的一個光榮城。我寫作的唯一希望，就是想把塞瓦斯托坡里人當時進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鬥爭的情形盡量準確地描寫出來。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十月，薩拉托夫省羅德尼柯夫區「依里奇遺訓」集體農場工作隊長列維雅金的家裏，收到了一封前綫來的信：

「親愛的德米特里·派郝莫維奇和瑪麗雅·彼特羅芙娜！——

從戰爭最初爆發的日子，直到現在，我們的部隊不斷地給予法西斯野蠻人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的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都英勇地跟敵寇廝殺着。在首先給我們的團贏得勝利的戰士當中，也有你們親愛的兒子列維雅金·瓦西里·德米特里葉維奇。他光榮地捍衛着自己祖國和人民的自由。」

由於你們培養了對祖國無限忠誠的兒子，團指揮部深深地感謝你們。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我們深信，他今後將繼續勇敢剛毅地戰鬥，直到完全擊潰敵人。」

瑪麗雅·彼特羅芙娜也給兒子往前綫寫了一封信：

「……還有一件事，親愛的瓦申卡，我得告訴你，你的首長們來信的時候，你爸爸

德米特里，派郝莫維奇也開始請求上前綫去。雖然，醫生說他老了，有病，而他却堅決要去。所以，現在他也上了前綫，去和萬惡的法西斯作戰去了。」

母親這封信在戰火瀾漫的道路上輾轉了好久，終於在英勇的塞瓦斯托坡里保衛者間，找到了兒子。瓦西里·列維雅金這人，身材高大端正，帶着探究的目光，他是近衛軍班長，是砲兵班的班長。他很勇敢。在作戰的時候，對自己和旁人，都要求得很嚴格；而空閒的時候，却十分愉快和譟。

一九四〇年，在巴拉蕭夫市師範學校畢業的時候，瓦西里·列維雅金原本決定留在本鄉當教師的。可是，戰爭一爆發，他立刻就上了火綫。開頭就參加了敦德薩英勇保衛戰，當時，他是砲兵團的戰士。現在，他又在捍衛黑海水兵的都城塞瓦斯托坡里了。在戰鬥中，鮑格坦諾夫上校的團已經赫赫聞名，編成了近衛軍的團。在他的隊伍中作戰時，瓦西里·列維雅金頭一次負了傷，榮獲了「紅星勳章」。在塞瓦斯托坡里，他以一個青年團員戰鬥模範的資格被接受進共產黨的隊伍。

他經歷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塞瓦斯托坡里的衝擊戰，並且跟黑海海軍水兵及沿海部隊一起經歷了十二月的衝擊戰。他雖然第二次負傷，却仍舊留在隊伍裏，繼續英勇地與敵搏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敵人對英雄城第三次衝擊時，這支連續戰鬥疲憊不堪的少數衛戍部隊，便遭到了三十萬敵兵、四百五十輛坦克、一千多架飛機窮兇極惡的猛攻。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最高統帥部命令撤出塞瓦斯托坡里。

列維雅金的砲台炸毀了。戰士們撤了下來，往赫爾松海角疏散。走到馬拉赫夫岡，再往前便是往赫爾松的退路了。站在海軍上將柯爾尼洛夫那座刻着一保衛塞瓦斯托坡里！的紀念碑旁邊，塞瓦斯托坡里保衛者舉行了宣誓，宣誓要打回克里米亞，從法西斯強盜壓迫之下解放黑海水兵的都城。

我們的軍隊雖已撤出塞瓦斯托坡里，德寇却沒能立刻進城。水兵和陸軍編成的掩護部隊，逼得他們在郊外滯留了多日。在各個高地上，在谷地內，在摧毀的建築物裏，總之，凡是我們的戰士稍有可能藏身打擊敵人的地方，戰士們都在回擊着敵人。

列維雅金和他的朋友團員伊凡·庇瓦諾夫，就是在一支掩護撤退的隊伍裏，跟法西斯強盜作戰的。

七月二日深夜到三日的拂曉，黑海艦隊往外運送了塞瓦斯托坡里駐軍的主力。不過，撤退工作還在繼續進行。掩護部隊在執行着命令：戰鬥到最後一分鐘，凡是沒有戰死的都應衝進山裏打游擊去。他們堅守了赫爾松海角的最後防綫——一八五四到五五年保衛塞瓦斯托坡里時留下來的古老土牆。敵人向海岸衝去。我們的戰士打光了子彈，便用刺刀、手榴彈跟敵人拚。列維雅金的部隊的指揮官犧牲了，政治委員也犧牲了，一大半的戰士都犧牲了，已經退到海邊盡頭。列維雅金便担起責任，指揮餘下的隊伍。一向受戰士們愛戴的副政委黨員水兵瓦西里·高爾洛夫接替了犧牲的部隊政委。高爾洛夫這人，身材雄壯，穿

的水兵服已經被汗水和煤煙弄得漆黑。他無比地勇敢，這一切，連同他那「注意，要往下掉！」的高聲的號令，在殊死的白刃戰中，給了戰士們很大的鼓舞。

戰士們利用巖石密佈的海岸作掩護，又繼續抵抗了六天。

撤退的末後幾天是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度過的。只有晚上，蘇聯的快艇和潛水艇才能塞瓦斯托坡里岸邊出現，迅速地將人們搶運上船即行隱去，以便趁天亮以前趕到高加索海岸。

列維雅金沒有失掉遇救的希望，他一直在等待蘇聯的快艇。誰想到，快艇剛要從高加索海岸開來接運其餘的部隊時，希特勒強盜已經沿着海岸安裝了砲壘，並且在海面派出了潛水艇和魚雷艇四處搜索。希特勒匪徒用大砲和機關槍對準掩蔽在沿岸石丘後面的殘留的人射擊。

人們死亡着，誰都沒有懦弱乞憐，也沒有對敵投降。瓦西里因受了重傷，倒下來了。

當伊凡·庇瓦諾夫剛想用留着的末一顆子彈開槍自殺的時候，列維雅金一把把他的手抓住了。

「別忙，瓦尼亞，什麼時候都來得及死。鬥爭還沒有結束！」他說完，轉向周圍的

●瓦尼亞是伊凡的愛稱。

同志們，說道：「朋友們，別忘了去游擊區的命令。趕快把所有的東西都破壞掉！一點也不要留給敵人！」

對於仍舊活着的那些人，一頁新的生活開始了。有的人可能就此開始被俘的生活，有的却可能自由了。

希特勒匪徒把他們在海岸捕到的人，不管是軍人，或者是平民，都宣布為戰俘，開始往集中營裏驅送。至於因重傷和生病而不能走動的人就一概槍斃。

列維雅金很想救出負傷的瓦西里·高爾洛夫。

「咱們攆着他走，」他對庇瓦諾夫說。

可是，希特勒匪會瞧見高爾洛夫穿的是水兵服，就拚命推開列維雅金，一槍把他打死了。

「畜生！」庇瓦諾夫捺不住火了，「瓦西亞，你幹麼攔阻我打死自己哪！」

「將來也來得及，」列維雅金回答道，「首先咱們得極力設法逃跑。」

他便故意地總站在行列的邊兒上。

隊伍的行列走上了拉鮑臘托爾公路——通往西姆菲羅坡里的大道。道旁的平房因為兩面有土牆保護，還沒有給敵人的砲彈和炸彈毀淨，裏面仍舊有人住着。

「這塊兒路熟……隨時準備着。跟住了我，」列維雅金悄悄地預先關照庇瓦諾夫。

一發現被俘的人，婦女們、孩子們就跑到街上來了，他們捧送着茶水，捧送着牛奶，捧送着麵包。

飢渴得要命的俘虜馬上就衝上去喝水，法西斯匪徒當場開了槍。剎那間，亂成了一片。這時機很好，使列維雅金能溜進一家人家的籬笆門去隱蔽起來。庇瓦諾夫雖然緊跟在後頭跑，不幸却被押送隊捕獲，換得個半死不活。

列維雅金跑進一個不認識的院子，馬上鑽進了菜地裏，用土豆梗葉偽裝好，往牆間一躺。只聽見一陣呼喊、放槍、關門、腳步的聲音。後來，一切都沉寂下去了。

列維雅金在天黑以前，一直臥在菜地裏，一面盤算着怎麼樣脫離險境。

他憑自己記得的，在保衛本城時遇到的那些塞瓦斯托坡里人裏頭，動腦筋挑選着投奔的對象。他想起了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洛派楚克。這人是一個家庭主婦，未曾入黨，丈夫是一個工人，近衛軍人和左鄰右舍都管她叫「娜塔嬌兒」。她住的小屋跟列維雅金現在藏身的地方在一條街上。當初是經過伊凡·庇瓦諾夫的介紹才認識的。介紹時還很稱贊過她幾句，稱贊她人很善良，並且富於同情心。她正像別的塞瓦斯托坡里婦女一樣，積極地援助過城市的保衛者，給他們洗補襯衣，另外還給他們弄飯。而她的兒子少先隊員陀里亞則奔走於居民之間，為戰士們募集了茶水、禮物，親自送往火綫。

有的時候，列維雅金就跟着伊凡·庇瓦諾夫晚間跑到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家裏，陪着姑娘和主婦的街坊四鄰，聽一聽歡樂的唱片，跳一跳歡樂的舞蹈。他跟麗達·聶

菲道娃，那個十年級女學生，也是在她那兒認得的。在保衛本城的時期，爲了執行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會的任務，她一面要在縫衣工廠做很多工作，一面還得照料醫院的傷員。就這樣子，這快樂美麗的姑娘還常抽出時間，陪戰士們跳跳舞，說說笑話，使他們消磨難得的休息時間。

天黑了。列維雅金脫下了身上的軍裝。他順着馬路大胆地走去，終於平安無事地到了第五十號房子跟前。這很像烏克蘭農民的房子，他走了進去。

女主人馬上看出進來的是列維雅金，她凝視着他那疲憊不堪、已變得蒼老的臉，驚惶地詢問他從哪兒來。

「被俘逃出的，請搞點水喝，」他很簡短地回答，「您這兒好像沒什麼人，能公開地說話麼？」

「另外那間屋裏是陀里亞，」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悄悄地回答着，話裏指的是她的兒子，「他累極啦，睡得正熟。整天奔跑，找熟人湊水果，送給被俘的同胞。」

「那他怎麼接近俘虜哪？」

「德國人見了就趕，不過，我們能想我們的辦法。」

列維雅金在長櫈上坐了一陣，把經過的一切都跟她說了。

「您能幫我隱蔽麼？」他直截了當地問道。

「您住是可以在我這兒住，不過，就怕有危險。」

「是，說得對，不僅對我自己危險。」

「對我們，固然有危險，對您，更危險，」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坦白地解釋道。「您到過我這兒，鄰居們也見過您，這些人現在打什麼主意，只有天曉得！現在的人，什麼樣兒的都有。譬如，前天，我對門就來了一個人，是個女的，名叫捷連斯卡雅。仁尼卡，很年輕，很健康，一臉濃脂厚粉，活賽個泥娃娃，穿得富麗豪華，混身都是絲綢。聽人家說，捷連斯卡雅這傢伙就是法西斯匪徒的間諜。怎麼能不怕她？光我們這條街，已經捕去四個男人了。」

情況複雜化了。「可是，又非得在城裏停留一陣不可，」列維雅金尋思道，「必須弄到證件，弄到衣服，打聽到通往森林的道路……怎麼辦哪？」

「我並不打算在此地待多久，我就要去游擊區。」

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一聽，不安地瞧了他一眼，說道：

「您千萬別以為我不是好人，我完全是希望您安全。我很願意您就在我這兒住下來，這年月有您還舒坦些。」

「我除了念您的好處之外，什麼意見都沒有，娜塔嬌兒，」列維雅金感激地望着女主人，「我所以提到去游擊區，是因為統帥部有這道命令。不過，您得知道，事先需要準備一下。當然，我並不是非坐在屋子裏不可，躲在院子裏也行。」

「這倒辦得到，」她同意道，「我們院子裏就有個帶地窖的板棚。請您待下來，權且住一個時期吧。」

「麗達·聶菲道娃怎麼樣？」列維雅金突然問道，「她走成了麼？」

「她那份家像地獄一樣，怎麼走得了！要知道，她家裏又有奶奶，又有爺爺，還有老娘，都跟她糾纏不休。她家房子已經給砲轟啦！現在，住在親戚家，離我這兒不遠。」

「能把麗達叫來麼？」

「明兒清早再去。街上現在不能走，巡邏隊見了就放槍。不過，您恐怕還不知道，麗達，」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一面擺着碟叉，一面唸叨，「那滿臉快活的微笑現在不知到哪兒去了。她任何地方也不去，總是哭，總是哭。不管德國人發出什麼命令，她連聽都不愛聽。『我的護照，』她說，『決不交給警察去簽字。我不願意，』她說，『讓這些強盜糟蹋我的護照。』」

列維雅金讓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自個兒說着，一句話也沒有插嘴。這一場話，聽得他非常的高興安心。

這一夜，他就住在阿娜斯塔西雅·派符洛芙娜的板棚裏。一清早，他就把他叫醒，遞給了他一小包衣服。

「麗達送來的。您穿起來走吧。她還在街上等着哪。她高興得就像咱們的人回來了似的。」

街上幾乎沒有什麼德國人了。偶然只有幾輛卡車，轟轟地開過，馬路中間，一小隊羅馬尼亞巡邏兵正在懶洋洋地巡邏着。麗達倚着一棵金合歡樹，在交叉道旁等着他。她穿着很樸素的印花布外衣，用黑頭巾包着金黃的髮髮，美麗的臉頰激動得紅撲撲的。列維雅金高興地緊握着她的手。

「我們爬過這個小山吧，」麗達說，「那邊沒人。我家還剩下一間小屋。因為四邊都變了破牆亂瓦，打街上瞧不出，我預備把您就安頓在那兒。」

他們爬上小山，穿過幾個沒人的胡同，後來就躲進了青年團員街四號房的廢墟。城裏的情況非常嚴重，麗達是知道的。德國人已經進行全體居民登記。憲兵、警察、敵奸挨戶地刺探，搜索蘇聯的積極分子和趕不及轉移陣地的軍人，並且用槍斃恫嚇市民，嚴禁隱匿不報。

雖然如此，麗達無論如何也不肯把列維雅金一個人丟在那兒，後來就跟他住在一起。她覺得，這昏暗、窄狹、門窗破敗的狹長房間，好像真是個最安全的藏身之所。

偏偏在這時候，列維雅金患了沉重的黃疸病和傷寒病，躺着不住地說胡話，直想衝出屋去。不是麗達照顧的話，他早就死了。但是，她決心要救他。他現在已經成了她唯一的親人，她始終信服的親人，支持着她的生命的親人。原來沒碰上他之前，由於敵人的佔領，生命對於她彷彿已經毫無意義，完全是多餘的了。